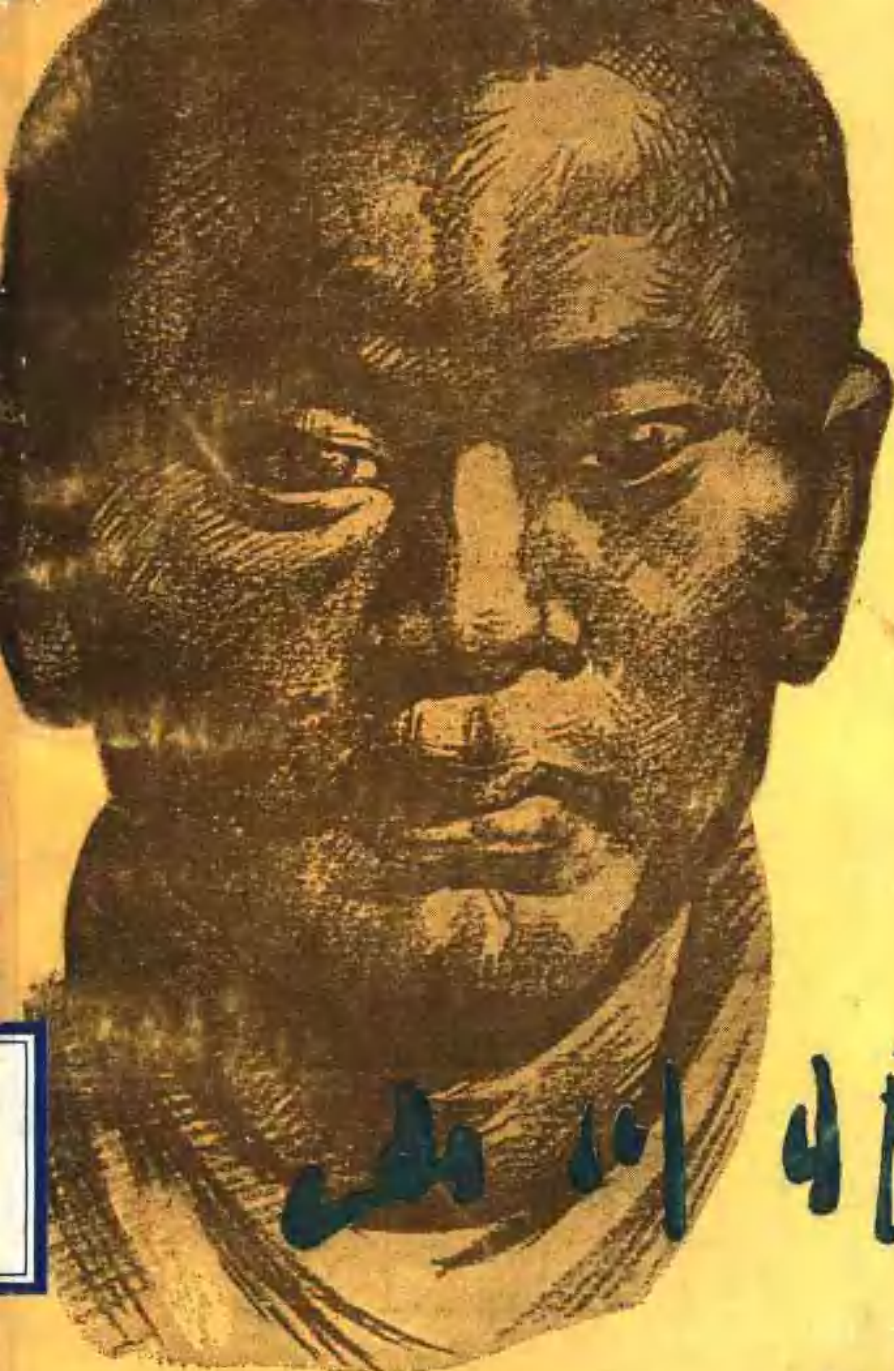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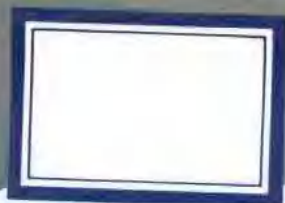




山川恨

青島出版社



山川恨

李向春 著

青島出版社



鲁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贺中原

封面设计 陈华新

山 川 恨

刘向春 著

*

青岛出版社出版发行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山东临朐县印刷厂印刷

*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32 开(850×1168 毫米) 9 印张 2 插页 190 千字

印数 1—1500

ISBN 7—5436—1075—2/I·138

定价: 6.60 元

目 次

一	话君子守廷不信 访真人亲到白庄	1
二	人劣绅滥施淫威 遇英雄逢凶化吉	10
三	天灾人祸一起降 秀才人家难承受	17
四	山大王凶狠残暴 郭俊阳反叛救人	24
五	假虎威逼人太甚 洋学生怒打“国舅”	32
六	世上路千条都绝 寻活路只有造反	40
七	忠孝难全为大义 亲生骨肉长别离	51
八	聚群英众皆欢呼 举义旗会师白庄	59
九	布天网安排迷阵 试锋芒大败官兵	67
十	逞凶残烧杀抢掠 保忠义壮烈捐躯	78

十一	抑仇恨山高路阔 通私情变敌为友	85
十二	奸妇女民愤难平 惩淫贼严厉执法	95
十三	牛犊寨邀请明主 众豪杰亲临险山	103
十四	地头蛇助纣为虐 白家军勇破崖庄	111
十五	保运盐将计就计 鬼魍魉命丧黄泉	120
十六	善良女途中受辱 张思震窑上显威	128
十七	顺奸情雪夜行刺 当家的无端受伤	139
十八	听大戏挚友密议 劫牢狱虎口救人	152
十九	联义军天高地长 阐宗旨眼开胸阔	164
二十	赐番号山东建国军 委要职挺身挑重担	172
二十一	十里内恶战不休 总司令巧妙逃生	182
二十二	陈道首恶性烧杀 建国军义愤填膺	195
二十三	都县城活捉道首 牛犊寨军民报仇	203
二十四	心烦躁愤怒出兵 总司令南集归天	214

二十五	遭枪击知县毙命 借出殡雪耻解恨.....	225
二十六	省督军颁下绝令 建国军死力突围.....	234
二十七	转视线威逼北洋 戳心尖古城劫车.....	243
二十八	为当官一心招安 众兄弟怀恨而别.....	252
二十九	杀手足众叛亲离 中圈套仇恨难消.....	270

一 话君子守廷不信 访真人亲到白庄

阴凄凄的天，灰蒙蒙的地。

风如剑，冷如针，削脸扎心。

“奶奶的，天和地要冻一块啦，兄弟们还单衣破鞋，两手搂着肩膀。俺哥，咱当光棍不能图个掉脑袋呀！”

“芝泉，有话你说！”

答话的汉子高身材，眉清目秀，蓄着黑胡，年约三十来岁。戴一顶灰色的毡瓜皮帽，穿半旧灰布棉袄，系着高丽皮带，当腰插棵快枪，脚穿爬山鞋，给人干净利落的印象。他叫李清元，字景田，是高山寨当家的，正跟二当家的李守廷商量事情。

守廷额暴青筋，大脸阔目，滚圆的眼里闪出火苗一样的目光。他个头不高，大手粗臂，健壮结实。说话声若洪钟，干脆痛快。他的手习惯抚弄腰里的德国匣子枪。芝泉是他的字。

“要是兄弟们饿跑冻走，咱就成光腚啦！我看，岩亭张家枪多势众，一时不好下嘴，咱就去抢白庄白家。听说那是块肉疙瘩，看家的枪也少。咱几百人来个牯牛阵，硬吓也把他們吓尿裤子。”

“抢白庄白家跟咱喊的口号不符，白英先生虽是秀才出身，却不欺人，反而受欺。豁子寨大王吴殒绑了他家老人，使了好多眼子钱才赎回。他家老人进家就死去，发丧、出殡，加上他兄弟六个分家，算不上大财主了。”

“白英当过大泽县二区长，屁股后有十几棵快枪保驾。奶奶的，当官的还有好货，哪有不喝百姓血、不啃穷人肉的？一定有埋藏的元宝、金砖。听说他家还开着酒馆，整日吃天喝地。咱只抢他钱财，不杀他人就便宜了贼羔子！”李守廷说得青筋怪鼓，“俺哥，兄弟们该吃顿煎饼卷大肉辣辣馋啦！”

李清元不吱声，凝视着灰茫茫的山野。

这大泽山区连年大旱，山泉枯竭，河川干涸，吃水都难。喜庄街上，荆县城里，大泽县城内，要饭的压塌地皮，哀声载道，饿殍遍野。前时还有狗啃尸体，眼下连狗也见不到了。大泽县二区，九成是山，受灾最重，十室九空。能行动的人，为匪为盗为丐去了。人们说：“东有寨，西有田，北有洞，南有山，山山洞洞没人烟。”这二年又变了，人们说：“东有寨，西有田，北有洞，南有山，山山洞洞‘码子’^①满。”

“芝泉，从大泽县的白庄到荆县的大红村，都是山地，灾情一样。咱那区长和狗警备队长，对百姓揭皮三尺、喝血一丈，连骨头都吞！可白德甫先生却为百姓丢掉了区长。”

李守廷冷笑：“嘻，你就会哄我，他为百姓丢官？当官他能吃肉，为百姓他图饿肚子？”

“因开仓赈济，得罪了县知事。”

“他得罪了县知事？他开仓赈济？”李守廷瞪大了滚圆的眼，“他救过你，还是跟你拜了把子？”

白英，字德甫，在大泽县境内颇有好名声，皇帝退位后，他被选为县议员，荐举为二区区长。这年大旱，看山里的乡亲涌到济家村、喜庄一带地方挨门哀号，跪着求乞，个个瘦得皮包骨头，人人饿得没了表情。他害怕人死绝了，愧对祖宗，就跟好友区警备中队长黄元一起，写了几十张请帖，把二区的乡绅大户路广源、冯雪曾、李俊

① 码子：土匪的俗称。

太、田厚荣，还有张庄、文家峪、北庄、黑湖村的财主，以及喜庄的商家和兴华煤炭公司的人全请到了。让他们看看饿殍遍地的惨景，痛心地说：“我施政无方，让乡亲们遭劫。诸位是本区的乡绅大户，请火速施舍粮米，拯救乡亲。”

济家村的翰林路广源在外地做过官，深知灾民多、闹动乱的厉害。再者，侄女已许给白英的五弟白杰为妻，便打破沉默：“德甫有此救世精神，实在可嘉。灾荒之年，分食乡里，人之情也。我愿捐粮一万五千斤。”

接着，华兴公司捐洋五千块。白英极为高兴：“我也捐粮一万五千斤。”一个接一个报了粮数，多者万斤，少者三千。只冯雪曾、李俊太、田厚荣拂袖而去，一斤粮没施，一分钱没舍。

.....

李守廷骂道：“奶奶的，那个冯雪曾是不是南集镇的冯三害？”

“他是老大，兄弟三个，一个比一个坏，成为南集镇的害人魔王。”

“他不拿钱拿粮，白英能跟他拉倒？”

“他兄弟跟知县至厚，又养着许多家丁，白英管不了他。白英把请到的财主名单和捐赠数目贴满四庄。穷人一看明白了。就抢了冯雪曾、李俊太和田厚荣的家。丢粮丢钱，丢人现眼还落骂名，冯雪曾他们对白英恨个死，告他养贼窝匪。”

李守廷一拳砸到腿上：“白英真有点人味！可他怎么丢的区长？”

“灾民越来越多，白英知道喜庄大官仓里有三十万斤高粱，就想大放粮。”

“县知事辛宝鼎说：‘上头怪罪下来谁承担？’白英说：‘我立字据，问罪于我！’”

“姓辛的就该杀！”李守廷骂，“他眼里看不见百姓，心里忘了百姓。要是他爹挨饿，就不怕这怕那了！”李守廷心急地问：“粮放没

放？”

“灾民饿绿了眼，围了官仓，围了县衙，吓得辛宝鼎忙请白英，说：‘白区长，你立个字据，分官仓的粮。’”

“贱种！”李守廷瞪大眼，“奶奶的，当官的最怕掉脑袋！”

“白英贴出告示，每个饥民到官仓领十斤高粱。辛宝鼎听全县人都念叨白英的好处，他像喝了酸楂水，恨死了白英，就指使冯雪曾、李俊太邀集一些劣绅，告白英煽动土匪抢官仓。上边问罪白英。白英的友好，县衙的王欣师爷暗中请路广源和李林阁联合大泽县名流，上书省公署，称颂白英为民消灾、为国分忧的义举，并请给褒奖。

“省公署的大人是路广源的同僚，跟李林阁的关系也密切，见了他们的上书，摸笔便批：

异党横漫，恶迹昭著，疮痍未苏，民遭涂炭……

白氏所为，堪为嘉许……

“白英去感谢路广源。路广源说：‘当今官场难混，你又顾民心太切，难以逃避陷害，我看还是暂避家中为好。’李林阁也说：‘虎踞深山为宜，何必受他人制约？’白英深以为然，就辞掉区长，回到白庄。”

李守廷吃惊：“俺哥，难怪你走南闯北，脑袋里装的事情真多。我个卖馍馍的，根本不知白英是个君子。人说：‘狗吃屎，狼吃羊，陈士美不要妻女儿郎。’白英要真像你说的，能为百姓办这些事，我饿死不绑他的票！”

李清元望着李守廷激动的表情，心说：“他粗，他直，心里盛不下假。”便笑道：“你带个弟兄化妆到白庄一趟，不妨会一会白德甫先生。”

李守廷兴奋地大叫：“俺哥，你净往我心里头上猜！”说着喊来黑七，“化装成叫花子，跟我走一遭！”

李清元是荆县大红村人，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是位土秀才，

因受一个姓陈的恶棍讹诈，受气不过，外出投军。他报仇心切，偷两支手枪逃回家，那恶棍当了区警备中队长，对李家人大下毒手。李清元忍受不下，集合族人杀了中队长，抢了警备队，占据险峻的高山为寨。眼下处境困难，缺吃少穿，还要打仗，李清元心里非常焦急。他放李守廷下山，有些挂心，便派几个精细弟兄随后跟了去。

“六哥，咱把姓白的叼了来，弟兄们的棉衣就算有门了。”李黑七嚷道。

“黑七，你听我的！”

“等到夜深人静，咱越墙进院，摸白英的光腓，我驮他，你殿后，一气跑出六十里！”

“咱哥叫来探路，看看姓白的揣的是人心还是狼心。”

“嗨，六哥你昏了？你又不是孙猴子，怎么能钻到他肚里看？一句话，有财的就毒，有权的就狠，跟他们沾边的就坏。对这种人，见了就抓，抓了就砍，百姓准管不骂。”

“你就知道吃饱了不饿！”李守廷瞪他一眼，“咱大哥走过南，闯过北，南海西洋尿过尿，他对行善的人很敬重，他敢杀陈队长，为啥不杀那区长？姓陈的无恶不作，区长没那么坏。听他啦，这姓白的做了许多好事，清元挺尊敬他。”

“那，还叫咱来干啥？”李黑七的脚步慢下来。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只要打听准姓白的坏，咱清元哥也会下手。”

他们来到白庄，先躲进庄北大庙里，向老和尚打听清情况，才往庄里走。这时已日头西下了。

李守廷他们刚到村头，碰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被绑住驮在驴身上，两个背枪的家丁扶住她。姑娘扭回头，没命地叫喊：“爹！爹！爹！快救儿呀！”李守廷像听到他妹妹被姓陈的中队长奸污时的哭叫，涌来愤怒，手不由摸到腰中的枪上。李黑七忙靠近他：“看看再说！”

一个面色苍黄的男人，拦住一匹高头大马：“求田老爷开恩，饶了小人吧，我女儿太小呀！”

马上坐着一个瘟神，白发密胡，一脸横肉，有六十余岁，气派超过一个知县。他是张庄的财主田厚荣。朝他哀求的人叫马五，借他两块大洋，想跑小买卖，被土匪劫了，借期已过，还不起。田厚荣看他女儿有点姿色，就说：“叫她当小婆，再给你两块钱！”马五领女儿逃出家，没找到个安定窝，最后奔白庄的姑母家，还是被田厚荣知道了。

“马五，你女儿只要给我生个儿子，你就跟着享清福。”

“老爷，小女有了婆家啦……”

田厚荣冷笑：“女婿就是我！”说罢纵马跑走，把马五撞倒。

女孩的嘶喊声，马五的哀叫声，使李守廷心碎神惊，他就要大声喝住，又被李黑七制止。李黑七看到从庄里飞跑出一个人，只听那人大声喊道：“田老先生请留步！”这人呼呼跑到田厚荣马前施礼，“不知老先生驾临敝庄，太有不敬，请先生留步，到寒舍一叙。”

“啊，大先生，恕鄙人没能过府拜见，请谅。”田厚荣说着被家丁扶下马。“天色不早，就不麻烦大先生了。”心里却在咒骂这大先生，“又是你个卖人情的东西！”

“田先生，这……”被称做大先生的人看着绑在驴上哭喊的女孩和倒地哀嚎的马五问。

田厚荣把原委说了。

“田先生，看在学生面上，就放了他父女吧。”说着掏出四块大洋，“请收下学生的一点心意。”

“这……好，全看在大先生面上……”

大先生把田厚荣扶上马，看他走了，才又去扶马五。马五和女儿一起给他磕头：“大先生啊……”

李守廷看呆了。他盯着大先生高大的身个，对李黑七说：“是个善人，白庄能有这样的人？”

李黑七说：“他要是白英，咱饿死冻死也不能朝他家动手，可他哪会是白英？除非是白英的妹妹遭抢！”他们看天晚了，没敢轻易打听，躲进庙里做了一夜糊涂梦。

第二天，李守廷他们走出北大庙，往白庄庙里走，想法打听那位大先生。

白庄姓白的是大户。这里土地较好，有些收成，外出讨饭的不如邻庄多。李守廷他们来到一座最好的门楼前，估计是白英的家，便走上去讨饭。不多会，见一位端庄和善的少妇走来，把还有热气的地瓜递给李守廷，抱歉道：“刚吃过早饭，就剩这点了，二位分开垫垫饥吧。”

他们吃着地瓜，感到又甜又香。李守廷说：“这大嫂是谁家的媳妇？”正说着，碰上一个小男孩。“小弟，白英先生家在哪？”男孩指着高门楼：“这就是。”他们不由得吃惊。李黑七又问白英在哪，男孩答：“他常在酒馆。”

酒馆有三间门面，门上悬一块黑漆木匾，上写：荫昌酒馆。

李守廷他们在门口打量一番，才要进门，就见一个戴白布帽的人急急走到门里，问柜台前的青年：“大先生在吗？”那青年说：“请稍等。”说着走进去，不久，走出一位先生。李守廷一看，正是昨晚救马五的人。这人阔口直鼻，英俊富态，菩萨面孔，在山里少见。他对那人连忙招呼：“吴大哥，请里边坐。”那人朝大先生扑通跪倒：“吴玉给大先生磕头啦！”

大先生看了吴玉头上的白布帽子，忙说：“这，这，令尊归天了？”

吴玉重磕一个头：“大先生，我又给你添难了，家父受苦一生，这又饿死，连埋他的草苫子都没有哇！”

大先生连忙把吴玉扶起：“莫急，我帮忙料理令尊后事。”转身对账房说，“记我的账，给吴大哥五块钱。”吴玉把钱接到手，才要说感激活，大先生忙堵住：“先拿去买副棺材板，打发老人入土为安。

恕我不能亲去祭奠。”

李守廷和李黑七看在眼里，听在耳里，不由对视一下赞许的目光。打听准这人先生就是白英时，李守廷说：“黑七，咱对这样的人能下手不？”李黑七摇头：“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好的人呢。干脆跟他借钱，不绑他的票。”李守廷摇头，决定吃饱饭回山寨，便走进饭馆。买了两碗杂烩、两盘炒菜、三斤馍馍。正狼吞虎咽吃着，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李守廷看街上来了许多骑兵，对李黑七说：“奶奶的真巧，龟儿们送腿来了，吃饱了夺马骑走。”

恰巧有个官走进饭馆。这官看两个花子下饭馆，还吃这么好，就眯着眼瞅。后边跟进四个兵。这官突然喝道：“给我拿下！”没等李守廷还手，他们已被身强力壮的兵抓住。那官飞快地从黑七身上拔出匣子枪，冷笑着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李守廷发现坏事，打倒两个兵，掏出匣子枪，才要打，那官一脚踢在李守廷勾枪的手腕上，枪被踢飞。他再抽刀子，被又进来的兵死死抱住，按倒捆上。

李守廷和李黑七被押到荫昌酒馆，拴在放窖糠的棚子里。李守廷看押他们的人走了，骂道：“奶奶的，这才是冤家路窄，哪想到碰上这些贼羔子！”李黑七跺脚：“要不吃饭，几个杂种哪是咱的敌手！”一个取料的人走来，李守廷忙喊他：“老哥！老哥！”那人虽怕，仍来到他们身边。李守廷瞅瞅四周没人：“老哥，你把大先生请来好不好？”那人听叫白英，认为有道道，连忙走了。

白英正招待路过的大泽县警备队大队长，听有人找，就走出来。看两个叫花子被绑住，问道：“二位找我？”李守廷问：“你是白英先生？”白英点头：“二位如何落到这个地步？”

李守廷叹口气，把身分说了。白英吃惊：“高山寨的土匪也到我这里来了？”他听说过李清元造反的事，可还没给他带来任何麻烦。

李守廷见白英沉思，说：“实话说给先生，俺是来探探你家的路，几百弟兄无衣无食，想从你家筹办，昨晚你救下马五父女，俺受了感动。今早又给吴玉出殡钱，才知先生是仁人君子。俺是杀恶除

害的，不忍心难为先生，正想回山禀报，碰上警备队。请先生费神给方便，我们李家光棍不会忘记先生的大恩！俺大当家的对先生就很敬仰。”

白英听李守廷毫不隐讳，顿涌喜色：“是条汉子，不像狡猾的匪徒。”想到柳泉郭家因得罪土匪全家惨死的事，悄声说：“二位请暂受委屈，一切包在我白德甫身上。”他看去茅坑的兵走回，便说：“看好，不要跑了他俩！”

吃饭时，白英亲自来请看守李守廷的兵吃饭，还着意嘱咐给李守廷他们又加了一条绳子。乘警备队的兵吃喝到兴头上，白英来到棚子里，用匕首把绑人的绳子割断，急忙引李守廷二人到后门，说：“二位速去，代德甫问候清元大当家的。”从怀里掏出几个馍馍递给他们，“充充饥吧。”

李守廷和李黑七朝白英拱手：“大先生，高山寨不是杀人的匪，是报恩的好汉。先生有了过不去的事送个信，俺刀山火海也为先生钻！”

李守廷和李黑七刚出白庄，碰上随后来的几个弟兄，就说说笑笑回山寨去了。

这天，李守廷正跟李清元议事，有人送来信：白英家出事了！

二 大劣绅滥施淫威 遇英雄逢凶化吉

白英围着木炭盆烤火，两眼紧紧盯住爱妻殷焕英。她娴雅美丽，温柔端庄，对丈夫体贴，待家人周全。白英总说，里外都靠她。本是充满爱情的日子，却被担心、惊恐代替了。

夫妻俩想着同一件大事。

胡须山的人王耿扬先送来条子，叫半月内凑齐两千块银元，晚一天，血洗白庄。

“酒馆不但没利可挣，还成了填不满的窟窿，把它卖了，省得招眼。”

白英也多次想过这事。乡亲四邻连吃的都没有，谁还喝酒？能喝酒的却不给钱，去讨账，还惹气生。要是把酒馆卖掉，做酒的老师傅怎么生活？再说他家和左右院里天天有客人，跑到喜庄打酒不更费？

“焕英，把靠近村庄的地卖了吧？”

听说卖保饭碗的地，殷焕英情急语切：“不出三年，打狗棍就抓到手里了。”

沉默，痛苦的沉默。

贴身保镖白业全进来：“大先生，四老爷有急事请你。”

四老爷叫白忠，字青山，跟白英同岁。中等身个，不胖不瘦，挺结实，四方稍平的脸孔，火灼灼的眼睛。他一身精神，一身机智，差

点跟白英一起考上秀才。他从二十八岁留须，尽管年方而立，却有冉冉须翁气度。他经历丰富，看事透彻，白家族间有了大事都跟他商量，总能有个较好的结果，因而深受族人的信赖。

“德甫，你升叔什么时候回来？”

“按说他该回来了。”白英见白忠脸色有变，心惊道，“出事了？”

白忠把折皱的信递给他，有些意外地说：“高山寨大当家的信。”

“噢！”白英忙展开信看。

德甫先生台鉴：

岩亭大劣绅大恶棍张氏兄弟，要血洗贵庄，报杀父之仇和张三被毒打之恨。特禀告。

高山寨主李清元顿首拜书

白英心头泛起感激，也涌来愤怒，又升起疑云。

杀父仇从何说起？他只听说了张三被毒打的事。

那天，白成才的老婆听说有卖大米的，就用卖鞋的钱给饿得快死的婆母买米吃。一问价，两双鞋钱还买不到一斤米，只好买了高粱。这事全被一个叫花子看在眼里。白成才的老婆二十多岁，穿得虽旧，脸色虽黄，却苗条秀气。她走了，好像拽着那花子的魂，不知不觉也跟了去。

那花子从矮墙上往院里看，只三间破屋，屋里没人说话。花子急忙跑回住处，用热水把脸洗透，摸出手巾在脸上飞快擦了一遍，又换上衣服，背上二十斤大米往白成才家走。

白成才的老婆正白高粱，看见一个阔先生拎着沉重的布袋，站到她身边，不由打怔。“大嫂，我是卖米的主家。看你一问价就走了，知道家中困难，我特意送来这二十斤香白米。”

白成才的老婆惊喜，却不肯收。